

王 梁

鞭炮响起，花篮簇列，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生煎店。

闻声赶去凑热闹，醒目的招牌，不大的店面装修一新，明亮洁净，连大厨、帮工的衣服、帽子都洁白簇新。有限的几张桌椅宾客满座，等候的队伍排到了门外。开业打八折，人气爆棚。

买了他们的主打产品——生煎，连锁经营的地方品牌，皮脆馅鲜，味道果然地道，配上热气腾腾的浓醇豆浆，好久没吃到这么乐胃的早餐了。

自己吃完，还得去隔壁铺子的包子店买煎饺和炒米线，儿子每天早上都要吃这两样，好几个月了还没腻烦。本想给他带新开店的新产品，换换口味，他却只认定原先这家，只得随他。

包子店的生意似乎没有受到新开生煎店的影响，胖胖的女店主依然忙得不可开交，双手像上足了发条飞速地运转，脑子也是，分秒间算出每一单的金额。当然，变化还是有一些的，我感觉女店主以及她的爸爸、妈妈更加殷勤了，女店主的那声“您的，收好了”更加响亮了。

提了打包好的儿子早餐回家，生煎店依然人头攒动。真希望这份热度能一直保持下去，好留个吃饭的所在。不要像两年前开出的另一家面食店，装修耗了四五个，开业不到两月便关门歇业，店面转让给了一家卖土特产和新鲜蔬果的。

受影响最大的怕是小区出口右转弯的那家大饼店了。隔了马路望去，占道摆放的简易桌椅空无一人，屋内也寥寥数人，掌勺的店主不时朝这个方向张望，脸上凝着一份沉重。

刚搬入小区时，这家大饼店是这一带唯一的早点铺，经营大饼、油条、豆浆、豆腐脑、小笼包子、菜饭团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倒不是他家的东西有多好，实在是没有更多就近的选择。生意火爆，店家难免会随意一些，有时态度也不够热情。不过那家包子店开出之后，分流了不少客源，现在这生煎店一开，大饼店自然更加冷清。

我现在租住的小区一两千户人家，规模尚可，只是地处城市边缘，人口流量小，绝大部分生意依赖小区住户。但现在很多家常日用品会去附近的大超市一站采购，加上快递、外卖发达，留给小区一长溜铺面的商机实在有限。前些年，还有一家较大规模的超市、一个健身中心，现在早已不见踪影。有些店面一直空置着，有些店面则是开了关、关了开，不停地换商家。始终没有改换门庭的就那几家洗车店、房产中介、药店、干洗店以及M6生鲜店，生意也属于不温不火。

据我观察，在小区周边开店的大多为外地人，这里租个店面也算便宜，所以做个小本买卖讨个生活、度日子，过年回老家，牛肉面馆、快餐店也可以炫耀成“开着

## 楼下小店

饭店”，而实际的经营还是蛮艰难的。我一直以为那家包子店生意这么火，应该赚了不少钱，但有一次听他们一家人闲聊，充满各种压力困扰，成本高涨，尤其帮工难找，年轻人什么都干不像，老年人手脚慢，而且本地人都有社保、养老金，谁也不愿好好干这份帮工活，工钱倒提得高，干脆只能一家三口咬紧牙、铆足劲支撑了。

这些年水果店在大街小巷四处开花，我们这边原先有两家，一家早早关了门，另外一家上个月刚换主人，老乡盘给老乡的。我很少去买水果，每次路过，看看小小的店面，那些水果新鲜鲜进

来，无人问津，慢慢变了颜色，主人家的脸上也难见笑意，根本没有一些热销店店主那份兴高采烈的喜悦劲。

有次借水果店的刨刀削自家种的甘蔗，与老板娘聊了一会儿。他们来自安徽，老公在外面打零工，她打理小店，两个女儿，一个读小学三年级，一个上幼儿园，读的都是民工子弟学校。姐妹俩正在店前门前挑橡皮筋，穿着朴素，头发也蓬乱，少了城里孩子那份干净鲜活。跟她们搭话，大女儿内向羞怯，不敢与陌生人直视，问一句答一句，倒是小女儿叽叽喳喳，天真烂漫。



捕鱼秀

钱钢 摄

## 南国拾趣二题

徐秉令

### 版纳的麻雀

每当宁波即将进入三九严寒的季节，我们银发族的一个小小团队，便搭上“飞的”，飞向温暖如春的西双版纳，做起了“候鸟”。

有一天，一只小鸟突然飞进了我们住所的走廊。也许它从闯入的一刹那就意识到自己飞错了路，于是拼命向窗户飞去。“砰”的一声，那扇紧闭的玻璃窗把小鸟撞昏在地。

我跑过去，从地上捧起这只已经不能动弹的小鸟，走进房间把它护养起来。

这是一只我从未见过的漂亮鸟儿。它的头顶有一撮竖着的毛发，双眼下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毛，微微展开的尾部，有着孔雀开屏时的斑斓。当地老乡也说不出它的名字，我姑且把它唤作“版纳的麻雀”。

不一会儿，它醒了过来。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，居然就是向窗口的光亮处飞去。可我决意把它留下来——它撞晕后没准还留着伤呢。老伴用一条长长的细绳缚住它的一只爪子，便于随时控制它！

可这只受伤的小鸟并不领会主人的良苦用心，还是不停地向窗口扑去。最后实在飞不动了，一下子瘫倒在桌面上的果盆里。我们以为这下子完了，心里很有点悔意——本应该放它出去的。殊不知当我们接近它时，它突然又飞向窗顶，且蹦蹦跳跳，原来它还懂得装死呢！

两天后，我们有意把一只水果放在窗口边上，趁人不在，它便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它能进食了，就可以存活下来，我们如释重负。果然，在此后的十多天里，放在桌子上的水果它也敢啄了。它很“遵守”作息时间：每当夜幕降临，它就飞上窗帘架的右上侧，静悄悄地入睡。次日早晨八点左右，就叽叽喳喳开始歌唱了。

有时候，它还不忘记缚在脚上的那根绳子，用尖喙啄呀啄，努力想解脱束缚。每当听到窗外停在电线上同伴们的欢叫声，它就耐不住性子，一边大声叫唤，一边拼命地往玻璃窗上飞。

我和老伴多次想放飞它，但从养伤到“养熟”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老伴不时用相机拍下这只美丽小鸟的各种姿态，我们的“候鸟生活”平添了许多乐趣。

终于，我们决定把它放回大自然，让它回到同伴身旁。我们内心仍在期待：这只美丽的小鸟，还会飞回来吗？

### 象“画家”画像

在泰国清迈，有一处大象训练基地，这个基地成了国内各大旅行社必选的一处游玩景点。

我本以为大象见得多了，不会有太多的趣味，可出乎意料，清迈这个基地的大象，好有灵性，种种绝技让人难以想象。

当我走近围栏内的一头大象时，它那粗大的鼻子就甩过来，搁在我的肩头。当时我手头没有它喜食的甘蔗之类的植物瓜果，就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。不料它忽地一下，把纸币卷走，随即送到身旁管理人员手上。饶有兴味的是，在旁的一位游客，见此故意送给我一张白纸，它竟立即把白纸丢掉了。

这家伙不仅认得钱，还懂得拍主人马屁！

在表演现场，三三两两的小白象，伴随着音乐，为游客们表演各种类型的节目：它们一会儿投篮，一会儿踢足球，一会儿跳起街舞。每当人们鼓掌赞美时，小象们就“啊”地一下起立，用前足向观众行“拱手礼”，频频点头，表达谢意。小象们退场时，会别出心裁地扭动屁股，甩着尾巴，表现出一副令人发笑的得意神态。

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当管理人员

后来听那位老板娘说，她的大女儿可懂事了，每天自己上下学，转两路公交车去十多公里外的学校，读书很用功，成绩很不错，去年期末考试语文数学双100，英语差点，也有96分。

对比一下同年级的我家儿子，基本什么也不缺，却啥都不会干，成绩也马马虎虎，妻子每天陪着辅导作业，常常闹得鸡飞狗跳。看看这女店主，也不像是会辅导小孩作业的主，对女儿放任自流，女儿却异常懂事、能干和独立。尽管生意难做，日子辛苦，一家四口的起居都挤在这小店面的阁楼上，拮据局促，但欢声笑语却时常溢出门外，和乐融融，也是难得的幸福。

我去借用了好几次刨刀，想付点钱表达谢意都被婉拒，所以每次会买点店里的水果或零食，尽管自己也并不需要，只是觉得这样也许能对他们的生意有所帮助。这些小店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方便，也撑起他们各自家庭的生活，真心祝愿他们都能生意兴隆，生活幸福。

□诗歌

## 《怀乡》等六首

廖继声

### 怀乡

渝城思久别，塞外望八荒。  
大道忧邦国，吟诗忆汉唐。  
天涯人自在，西蜀鸟高翔。  
养我嘉陵水，多情是故乡。

### 端午节忆屈原

秉性浩然气，举世无双人。  
天地君行健，善恶起一经。  
离骚开大道，天问难鬼神。  
不能从俗变，官路绝风尘。  
屈子忧心事，投江壮其行。  
三千年前劫，老泪犹纵横。

### 咏镇海招宝山炮台

五岳观天下，四海看怒涛。  
山川生灵秀，和平民之宝。  
海上玉门关，金鸡来报晓。  
倭寇销匿迹，炮台尚完好。  
归来天地间，唯情难以了。

### 贺宁波老年大学“枫林”诗社成立

晚年唯好静，搔首白头吟。  
欲觅枫林处，长留壮士心。  
相求诗社建，共论古风淳。  
海角天涯客，归来入此门。

### 四明山水游

四明暖气连峰碧，东海银花更壮观。  
推出窗前千朵雪，收来眼底十洲烟。  
珠林凤翥青云树，绿水龙潜碧玉潭。  
我欲乘风追皓月，夕阳不肯下西山。

### 姚江晨曦

漫步晨曦里，花香草木苍。  
江风迎远客，海雾锁归航。  
远眺山川秀，安居日月长。  
人生何所似？恰似此朝阳。

## 蜗牛 (外一首)

塔山野佐

在腌臢、潮湿之处  
驻节。像个驼背的侏儒  
艰难地行进，所有的创痛  
结痂成螺旋形贝壳  
——近乎停滞的存在和引诱  
至少内心获得了某种安宁

风蚀雨浸，一如既往  
你只需小心翼翼地收敛  
在你生命的词条中  
数以万计的舌舌  
伸向更弱的植物  
根茎、枝叶和花果

被啃噬的耻感  
留下你一连串无声的欢愉

一种不事张扬的移动  
细致入微，无动于衷  
一个个瞬间的漫长拼接  
——近乎停滞的存在和引诱  
在网络中放大、招摇  
你开始爬向中式餐桌  
享受的规格可以媲美埃菲尔铁塔

你被饕餮者注册成商标  
周末，无辜而鲜美的死亡菜单  
总是招徕蝗虫们的抢食  
郊野农庄，生意黑压压一片

## 斜坡

每当我攀爬斜坡  
气喘吁吁  
总能想起小时候  
在村口的老樟树脚下  
看成群的蚂蚁  
从低处往高处搬家  
童稚的恶作剧——  
我用水对着它们洗淋  
微观世界瞬间失控  
秩序无存  
四散而逃的狼狽

它们无声地哭喊  
直到现在才打败我的强大

冥冥之中是否有一双巨大的眼睛  
一直在盯着我？  
看我攀爬斜坡  
是否也如  
蚂蚁搬家一般？  
我祈求一场暴雨  
从天而降  
把我的未来淋透

颜文祥

春风一吹，草青了，花开了，我办公室窗外的香樟树也开始更换新装，老叶飘零，新叶吐翠，香樟树容颜焕发，越发精神。

香樟这种树，就像北方随处可见的白杨，在南方实在太普通。我最早认识的树种就是香樟。我出生在四明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，在我家屋门口不远的山溪边，就挺立着一棵百年香樟树，枝干虬曲苍劲，布满年轮皱纹，树皮粗糙皴裂，勾画着岁月的沧桑。这棵被村人称为风水树的巨樟，守护着小山村的安宁，也见证着我的成长。小时候，我们在树下打弹子、玩“老鹰捉小鸡”，甚至爬上树去掏鸟窝。香樟的一枝一叶间珍藏着我童年的快乐。

后来我走出山村去省城上大学。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，两旁的行道树也大多是香樟，一棵接一棵，披着葱茏的绿装，像一位位威武的战士，相貌堂堂，高大饱满，舒展在空中的树枝几乎连接在一起，叶与叶之间摩挲着，一条绿荫大道怎么也走不到尽头。大学毕业来到这座小城工作，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去龙泉山脚下的北滨江路散步，因为那里临姚江的路边有一排高大的香樟树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走在树下，不论春夏秋冬，望着头顶上香樟那满枝涌动的绿，听着树上鸟儿啾啾，我瞬间感觉到了岁月的静美。这个时

候，我总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孤独，不再单调的人生更是充满了活力。

现在，我办公的院子里也生长着八棵香樟，它陪伴我已有二十多年。紧张的工作之余，我总会伫立窗前凝望这些香樟树，风吹过，绿叶闪亮，我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欢喜。许多树一到冬天，树叶落光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在寒风中颤抖，只有香樟一如既往地绿着，一树青翠的背后是一种坚韧，一树风霜的尽头是一种丰盈。特别是到了春天，新绿萌动，老叶纷纷离去化作一地春泥时，我总是感慨大自然奇妙的安排。曾听人说，香樟在春天落叶是一种病，如同蛇蜕皮一般无可奈何；也有人说，这不是病，这是香樟树的活法，就像一个人衣服穿旧了，不愿洗，而要换件新衣。然而，我想，这件“新衣”除了颜色比原来鲜绿一点，模样与旧衣服如出一辙，香樟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多此一举呢？细加思忖，生命只有不断补充新鲜血液，才能时刻保持蓬勃的活力。而我们人，不也一样么？为此，我曾写过这样一首小诗：

青翠以一枚落叶的姿态/迈出生存与无悔/让岁月忽略了冷暖/存在或者活力/萌动于回归泥土的一瞬间/在每个万紫千红的时节/找一个长大的理由/向季节索要一套新衣/让脚下的路随风踩出春的音符/这是一种飘扬的骄傲/香樟树，就这样年年岁岁绿着/只有年轮在告诉东去的流水/时光不老，我们不散……

## 香樟树